

世界文叢

約翰的歸來

(美國)杜波依斯等著



約翰的歸來

(美國)杜波依斯等著

香港上海書局印行

約翰的歸來
(美國)杜波依斯等著
每冊售價

香港上海書局印行
香港德輔道中二七一號
The Shanghai Book Co.
271, Des Voeux Rd. C., H. K.
新華印刷股份有限公司承印
香港西營盤荔安里十五號

一九七一年四月再版 文/818 P. 147 36K
 總/1658

版權所有 * 翻印必究

目 錄

飢餓，這不是別人……	〔阿根廷〕多明哥·何塞 馬爾托斯……	一
十二號風門……	〔智利〕巴爾多邁羅·利約……	二一
貧窮……	〔烏拉圭〕謝拉芬·加爾夏……	三五
懂爪哇語的人……	〔巴西〕阿方索·利馬·巴利托……	四二
文學家……	〔厄瓜多爾〕彼得羅·霍爾赫·維拉……	五九
聖特爾莫的猴子……	〔尼加拉瓜〕利桑德羅·查維斯·阿爾法羅……	七九
某公司……	〔美國〕托馬斯·沃爾夫……	一〇二
約翰的歸來……	〔美國〕杜波依斯……	一二一

飢餓，這不是別人

〔阿根廷〕多明哥·何塞·馬爾托斯

長期的旱災常常襲擊聖·雅各·德·愛斯臺羅省，極度加深了農村居民的貧困，使他們窮得更加沒有辦法了。井裏的水都快乾了，井變成了貓頭鷹和蝙蝠的藏身處。兩岸築有堤堰的河流也乾涸了。灼熱的北風在河牀上塑成的灰色波紋，遠遠看來像水一樣，欺騙着過往行人。旅客們正在找水，想讓牲口喝個痛快，而往往也是自己要痛飲一番……唉，結果是大失所望！這些差不多總是向南翻滾的波浪，像是土地伸出來的乾舌頭，在嘲弄着那些爲焦渴所折磨的人和牲畜。

有錢的地主爲了給牛消毒，在畜欄裏設置了一些水池。各種各樣的鳥兒，都飛集到那兒去喝那剩下來的含有毒素的水，都免不了要死在那兒。所以，水池附近變成了鳥兒的大

片墓地。

牛都瘦得露出肋骨，像是一些會走動的豎琴似的。牲口走了一整天，橫倒在地上，要把牠趕起來，讓牠再去爲生活而鬥爭，那才是怪事呢。當牠不再動彈的時候，死神就要降臨到牠頭上了。「犧牲品」躺在樹蔭下，樹上往往棲息着烏鴉，牠們會馬上飛下來，開始飽餐一頓血腥的宴席……

鴉羣一邊急驟地移動，一邊發出心滿意足的話話的叫聲。這幅景像確實是不祥的：黑色羽毛編成的「鑲邊」圍繞着當前犧牲品的遺骸，而這種喪服的鑲邊，自古以來就是象徵死亡的。

烏鴉這種使人厭惡的行徑，有牠的好處，也有牠的壞處。當牲畜死於瘟疫的時候，烏鴉就成了傳染病的傳播者。這只是因爲牠們吃飽染有病毒的獸肉以後，就飛到水槽那兒，在喝水的時候把帶血的爪子和嘴泡在水裏，使水裏含有病毒。牲口要是被趕到這兒來喝水，就會傳染上疾病死掉。

但是這些殘忍的鳥兒也有好處。牠們很快就把遭難的犧牲品的骸骨剔啄乾淨，因而使

屍體不致腐爛，結果也就防止了傳染病的傳播。

剩下來的骨頭是潔白，和這些烏鴉的羽毛成了鮮明的對照。烏鴉是從貧農的不幸遭遇上取得直接利益的。每當從天而降的旱災和疾病侵襲貧農的瘦瘠田地的時候，他們就要損失牲畜，結果使終日艱辛勞苦的農民過得更加困苦了。

在缺水的地方，旱災使各行各業往往陷於癱瘓狀態。在那些伐木場上，並不是到處都有水井的，而且由於路途遙遠，往返不易，要把水運到伐木工人、大車工人和幫工的宿營地去是不可能的。

一部分伐木工人失了業，他們的家屬就陷入極端貧苦的境地，因為家屬一向是依靠這些工人所掙得的微薄工資過活的。

爲了充飢，人們就動用自己僅有的一點食物儲備——母雞、山羊和綿羊。可是到了這種儲備已經告罄而饑荒還沒停止的時候，那就必須用各種辦法來尋找食物了。要是在樹林裏碰到野兔，移民們便吃牠們的肉，把牠們的皮賣上一毛或一毛五分錢，用來買糖和馬黛茶。有時候，如果能夠弄到足夠的野兔皮和其他動物——這個地方繁殖着許多動物，如臭

鼯鼠、鬣蜥或拉姆巴拉瓜——的皮毛，就用它們換取麵粉和油脂來做傳統的聖雅各「燒餅」。

遇到野豬的時候是很少很少的。賣了野豬皮，就能夠整公斤地買進食物來滿足最迫切的需要了。

在饑荒把人們殘酷地緊握在它的魔掌裏的那些日子，人們便開始把樹林裏的許多動物當做食品。這樣，就很有有一些移民嘗過獐狍、伶鼬……以及其他一些動物的滋味。

旱災，可怕的旱災持續着。天空沒有一點浮雲，否則也可以沖淡一下它那碧藍的顏色。移民們已經不再像以前那樣仰望天空，希望找到一些預示甘霖即將沛然下降的暴風雨的迹象了。這時候，有些人所共知的移民的誠實品質已經被飢餓打開了缺口：他們像是出賣自己的犧牲品似的到處游蕩着，尋找富裕地主的任何可吃的牛羣和羊羣。

在第五十七號地區裏，移民菲洛曼諾·阿斯圖吉里奧家裏的人口最多，所以，饑荒在他的茅屋裏比別的茅屋鬧得更厲害。有一天，情況實在叫人不能忍受了，他便橫下心去做無可避免的事情：只好去拿「別人的東西」。

傍晚，當人們從鄰近的茅屋裏已經看不清他院子裏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，阿斯圖吉里奧由他老婆和大女兒相幫着，把一頭在附近尋食的、力氣大得非用力宰殺不可的牛犢，趕到離自己房屋不遠的畜欄裏。他們當時就把牛犢宰了，並且不管會不會弄壞牛皮，草草地把皮剝了下來，掏出了內臟。牛肉仔細地藏好了。牛皮是一定要馬上燒掉的：必須消滅這唯一的罪證，因為根據這個罪證，他們是會被判罪的——牛皮上面烙印着當地那個有財有勢的人的縮寫姓名。幾塊牛肉被放在爐竈子上。不久，阿斯圖吉里奧這一大家子人，就以令人欣羨的胃口，狼吞虎嚥地飽餐了一頓美味的熏烤肉。

阿斯圖吉里奧的狗，那些瘦得簡直和會走動的骨頭架子一樣的狗，在畜欄裏吃牛雜碎都撐壞了。牠那些鄰近的同族也得到大宴會的消息，這消息是被風從北面颳去的。牠們從四面八方向畜欄飛跑，偶爾停下來弄清楚牠們跑的方向——飄來引入垂涎的香味的那個方向——是不是正確。

就這樣，不一會兒，一大幫狗就和阿斯圖吉里奧的狗匯合在一起，享受豐盛的晚餐了。充裕的食品，把常常發生在餓狗之間的衝突給防止住了，在爲了爭奪偶然發現的獵獲

物而發生激烈爭執的時候，這種衝突總是免不掉的。但是這一次，吃的東西很多，足夠吃一夜，所以在狗的家族裏，充滿了持久和平的氣象。

阿斯圖吉里奧和他的親人都非常高興鄰近的狗來拜訪，牠們的「合作」幫助他們消滅了犯罪的痕迹。

第二天早晨，雷斯提圖托·巴爾西埃爾先生所有的畜牲，和往常放牧以前一樣，都在飲水池那兒，這時老工人發覺少了一頭牛，但是他沒有注意這件事。中午，這頭牛又沒到飲水池這兒來。老工人是負責保管畜羣的，他不得不出去尋找這頭牛。他走遍了田野，樹林裏也找了一下，但是毫無結果。他決定給主人送個信，告訴他丟了牛。

給主人送信的人回來的時候，已經是傍晚了。老工人接到主人的回信，信裏說已經報告了警察，警察明天就要來搜查鄰近地區伐木工人的茅屋。

一清早，警長帶着一個警察騎馬沿着通往第五十七號地區的道路出發了。他們走了一個多鐘頭，碰到了第一所茅屋，應該在這裏開始搜尋那種可以說明偷牛情況的罪證。警察下了馬，着手搜查茅屋附近的地方，但是任何可以揭露罪行的線索都沒有找到。茅屋的女

主人正在忙着照料家務。警長剛一敲門，沒有等回答，就一面打招呼，一面走進屋子。這時她才看出進來的是個警察。當女主人從驚奇中醒悟過來的時候，他已經草草地把屋子內部打量了一過。

善良的女主人問道：

「我們用什麼來招待您呢，警長先生？……」

「什麼都不用，太太……我從這兒路過……順便來看看您。」

警察的突然來訪，使女主人的腦子裏產生了許多不安的念頭。但是，等警長很客氣地告別，走了出去，她的心就安帖下來了。

警察重新上了馬，走上一條小路，這條路——他們並不知道——是通向阿斯圖吉里奧的茅屋的。離那兒只有幾里路。

他們馳向茅屋，茅屋的女主人正在耽驚害怕呢。

阿斯圖吉里奧的孩子們正在屋門前不遠的地方無憂無慮地玩耍。他們還不懂得生活問題。突然間有一個孩子擡起頭來，發現了騎馬走來的人，好像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後面推

了他一把。他跳了起來，嘟囔了一些聽不懂的話，別的孩子也跟着他說，接着他們便腳步凌亂地飛跑着躲進茅屋。

阿斯圖吉里奧先生聽到孩子們的報告，哆嗦起來了。他顯然非常驚惶地看了看太太，走到院子裏，激動得幾乎站不住腳了。他靠在遮棚中央的柱子上，躊躇不安地等着警察的到來。

警長和警察催馬馳向阿斯圖吉里奧站的地方。到了跟前，停下來，好像平常在路上或是在村子裏碰見他一樣，和他打招呼。

阿斯圖吉里奧答禮的時候，嗓子都變了，不清不楚地嘟囔着說：

「請進來……歇歇……吧……警……長……」

他焦躁不安，根本不知道怎樣在客人面前保持鎮靜了。兩隻手一會兒擡到臉上，一會兒交叉在胸前；死氣沉沉的眼睛東張西望……

阿斯圖吉里奧的心臟幾乎停止了跳動，等待着回答。警長看了看茅屋和院子，終於說道：

「不啦，老朋友，已經不早了，我們不能耽擱，謝謝您……」

阿斯圖吉里奧如釋重負地喘了口氣。他的情緒又好起來了。

「再見，老朋友！」

警長用踢馬刺踢馬，讓馬轉了一個身。阿斯圖吉里奧心裏充滿了喜悅，就在幾秒鐘之前，他差不多都嚇癱了，但是他恢復鎮靜的時間也能沒繼續多久。

警長和警察驅馬走向畜欄，跑到裏面去仔細地到處檢查。

阿斯圖吉奧屏住呼吸，注視他們的行動。警察們檢查完了以後，從畜欄外面繞了過去，沒有發現任何能夠引起他們好奇心的東西。

阿斯圖吉里奧的腦子裏突然閃起了一個念頭，他毫不躊躇地聽從這個念頭的支配，跑吧！

他的馬就站在茅屋後面拴馬樁的旁邊。他奔進屋子，馬上拿着馬鞍和馬勒跑出來。他確信那兩位不速之客沒有朝他這面看，便跑到拴馬樁那兒，很快地給馬帶上嚼環，放好馬鞍，跳上馬，藏到茅屋附近的樹林裏。他的老婆和孩子愁得直哭，從朝東的窗戶裏目送着

這位一家之主。

警長和警察在他們查看的第二家茅屋裏沒有發現任何罪證，就向下一家走去，這一家他們已經從畜欄看到了。正在這個時候，一隻狗叼着一塊骨頭從樹林裏跑出來，引起了他們的注意。警長和他的伙伴沒有攔阻牠而是不動聲色地盯着牠，看牠往哪裏去。正如他們所預料的，狗向阿斯圖吉里奧的茅屋走去，在遮棚下面躺下來了。他們催馬回到茅屋。狗仍舊叼着骨頭，兇狠地向他們咆哮。

警長輕輕地拍拍手。一會兒羅莎莉奧——阿斯圖吉奧的老婆——就出現在門洞裏。警長用嚴厲的聲調命令她叫丈夫出來。

可憐的女人搭拉着腦袋，一動也不動。

她的呆板的神情惹惱了警長，他叫道：

「叫你男人來，我跟你說了……」

「我的男人……他不在家……」女人回答說。

「什麼『他不在家』，剛才我不是還和他說話來着？……」

「對啦，可是他出去啦，先生……」

警長不信她的話，下了馬，走進屋子，好證明這個女人撒謊。但是沒有，羅莎莉奧沒有騙他。屋裏只有幾個孩子，嚇得蜷縮在屋角裏。

他毫無所獲地走了出來，碰上哭著的女主人，問她：

「你的男人上哪兒去啦？」

羅莎莉奧想救她的男人，不讓警察逮住，所以說了謊。牠稍想了想，回答說：

「他往那邊去啦……」牠用手指着和阿斯圖吉里奧藏身的地方相反的方向。

警長不相信這個女人：他很清楚這些鬼主意——這是窮人在生死關頭常用的唯一護身符，看見那隻叼着骨頭的狗以後，他確信偷牛的人就是阿斯圖吉里奧了。他不願意空手回去，便命令茅屋的女主人跟他們一起上警察分局。

羅莎莉奧聽到警長的命令，頭也沒擡，轉身就走進屋子，一會兒又走出來，腋下夾着一條捲着的圍巾。從她的臉上，可以看出她已決心去迎接擺在這道命令後面的命運。

警察們決定讓羅莎莉奧在前面走——他們好像恐怕她也和她男人剛才一樣跑掉了。

阿斯圖吉里奧的茅屋陷入悲慘的境地了。留在家裏的小孩子還不懂得發生了什麼事情。只有妮卡諾拉，那個大女兒，模模糊糊地稍微明白一點兒。就在這不幸的時刻裏，當孩子們聚集在門口，用吃驚的小眼睛注視着悲痛萬分的母親由警察押送到鎮上去的時候，她不得不把照顧小弟弟和小妹妹的責任擔當起來。

長途的步行使這個可憐的女人疲憊不堪，到了警察分局的時候，她簡直難過得要吐。警察殷勤地給她一罐水，她喝了幾口以後，才恢復過來。

警長覺得沒有把羅莎莉奧扣押在禁閉室裏的必要，就讓她留在分局的辦公室裏，但是叫人監視着她。接着，他便出去吃早飯了。

傍晚，他回到局裏，打算逼她口供。審問的時間並不很長。羅莎莉奧一口咬定，關於說他男人有罪的事情，她一點兒也不知道，並且也不知道她男人現在在什麼地方。

警長在結束審問時說道：

「在你男人未來認罪以前，你要留在這兒。」

羅莎莉奧深深地歎了一口氣。她忍受苦難的能力，已經受過不只一次的考驗了。貧困

和命運的波折好像犁鋤一樣，在她臉上留下了很深的皺紋，使她的面孔顯得未老先衰。

她在禁閉室裏待了三天，想着她的孩子，想着她那逃跑的丈夫的命運。

警長和地主在這三天裏想出了「獵取」阿斯圖吉里奧的計劃：他們決定釋放羅莎莉奧，並且在那倒楣的茅屋附近設下埋伏，如果逃犯敢於回家，就抓住他。

計劃實行了。第四天夜裏，阿斯圖吉里奧真的回到他那陷於黑暗中的茅屋。屋子裏連簡陋的小油燈都沒有點起來。

在茅屋附近監視着的警察，在最料想不到的時候，聽見門上的鉸鏈嘎吱一響。他一隻手提着燈，一隻手拿着馬鞭子，毅然地走到房子跟前，把耳朵貼到門上聽。立刻就確信在嘈雜的聲音裏有男人的說話聲。毫無疑問，斯阿圖吉里奧一定在茅屋裏。

警察相信這個「獵獲物」不會在這兒停留很久。天快亮了，近在眼前的白天，一定會迫使這個嫌疑犯離開他的自由遭受威脅的地方。

警察耐心地等着阿斯圖吉里奧從茅屋裏走出來，和他單獨碰頭。他怕闖進屋子去會把事情搞糟，也不願意冒不必要的危險。他了解得很清楚，人們是會用各種辦法來保衛自己